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2.016

# 身份认知与生命意识的诗意探寻 ——俄尼·牧莎斯加诗集《命运》审美阐释

达则果果

(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俄尼·牧莎斯加的诗歌书写与他本身的少数民族身份有着紧密的关联,诗人始终将个体经验放置于民族文化背景和精神之下进行诗的思索与探寻,在长期的创作中不懈探索多元文化的认同、身份认知与生命意识,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诗歌书写理念。

**关键词:**身份认知;文化记忆;多元文化;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2-0093-04

## A Poetic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and Life Consciousness: 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Eni Musasga's Poem *Fate*

DAZE Guogu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Abstract:** Eni Musasga's poe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own minority identity. The poet always set individual experiences in minority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pirit when musing and exploring on his poem creations. In his long time of poetic creation, he unremittingly explores the multi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identity and life consciousness, thus develops his characteristic poetic writing ideas.

**Keywords:**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memory; multiculturalism; life consciousness

俄尼·牧莎斯加的诗歌审美理念向来融入了个体灵魂体验与现实情境的双重血液,在朴实的日常生活写作中透露出深刻的诗歌审美艺术。诗集《命运》极富民族文化审美色彩和深沉的文化思索意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诗人对民族文化的追忆、焦虑、反思以及身份认知的表征,但诗人并非狭隘地沉浸于族群文化记忆或担忧民族文化流失的消极世界中,而是立足于民族本土特色去放眼接纳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诗意间建构了一种多元文化认同的格局观。本文将通过深刻解读诗集《命运》来探讨其蕴含的多元文化认同、身份认知和生命意识的诗歌审美理念。

### 一、记忆与焦虑:身份的认知

在交错复杂的现实环境面前,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难免遭遇淡化,甚至流失的命运。如此处境唤起了少数民族诗人的内心表达自我身份的强烈欲

望。因为“少数族群和一切弱势群体都面临着被他人所叙述、所定义的境遇,少数族群的自传性叙述是一种自我定义的行为,以纠正他人压迫性的或自我中心化的定义”<sup>[1]</sup>。少数族群与他者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形态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逐渐融合,乃至趋同。面对这种形式,俄尼·牧莎斯加作为民族文化精英毕摩的后代,内心比常人更敏感地感受到“认同危机”带来的冲击,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文化焦虑。诗人在《祖辈》中写道:“我是你们的孩子吗?祖辈/我连穿衣服没有你们穿时的/那样灵动,那样自在/从头到脚,我现在穿的/是异装。/到死的那一天/那天早晨、中午、傍晚或子夜/他们给不给我穿彝装/给我穿上可以见得你们的彝装/那只有天晓得,她知道……我在用彝语交流,/我在穿着异装”<sup>[2][1]</sup>。语言与服饰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与符号,一种族群共有的记忆与精神归属地,但在历史进程中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的,有的是不断变迁甚

收稿日期:2021-03-22

作者简介:达则果果(1994—),女(彝族),四川美姑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至变异。当诗人把“我”与象征古老文明的祖辈联系起来时,它不仅传达了一种沧桑和苦痛的情感,更是一强烈的身份认同的寻求。诗人意识到自身赖以归依的传统文化正在流失,他试图唤起带有原生态气质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记忆来强化身份的认知。

哈布瓦赫指出:“记忆是一个与他人、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现象。大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当然也可以是与别人或自己的某段经历相关的自然景物)刺激、促动、激发了我”<sup>[3]</sup>。记忆连接了当下与过往,因为记忆的连续性功能,身份才得以建构。失去记忆的人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身份,丧失记忆也就意味着即将丧失身份,记忆构成了民族身份语境的文化累积。阅读俄尼·牧莎斯加的诗,不难发现诗人在频频扮演一个记忆者的角色,这种记忆不是对往昔生活简单的重复,而是聚焦了诗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思索,并且成了民族身份建构的一套重要话语。“我看见你骑在骏马上,达力阿宗啊/真真切切,可是,他们说你不骑马的/……我知道,你是每个彝族人你都愿意结交/你弹着月琴,你拨弄着口弦”<sup>[2]33</sup>。“达力阿宗”是一首悲壮抒情的彝族民歌,“马”在彝族文化中具有图腾的地位,“月琴”和“口弦”是象征民族文化的古老乐器,俄尼·牧莎斯加常常选用这般蕴含民族文化内涵的诗歌意象,将自身对生命与生活的感知,人生的经验都融入意象之中,《松香》中的“荞麦”“燕麦”“竹笛”“麝香”等意象同样也带有大凉山地域色彩,《一只白鸟》里的“经书”“毕摩”“阿苏拉则”“拉则格初”等意象无一不是承载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记忆。诗人的文化记忆源于他所生长的社会文化环境,他试图唤醒记忆中或平凡或独特的自然风物意象去刺激、激发和触动他人去铭记彝人世界,他想表达的是对民族人物与风情的传承和惦念,其诗中多次出现的展现民族性的意象实质是一种记忆话语模式的言外之意。

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地方”不仅是天圆地方的地理概念,更多的是历史和记忆、死亡与存在、孕育与生长,现实与乡愁的精神承载。俄尼·牧莎斯加似一位民族志学家那样在诗行间记载了地方生活记忆,在《阿固脚·回龙的街上》中诗人写道:“我在这条街子上逗留了很久很久/也许是一生,也许是一世/我看着这些人都一样的可爱”<sup>[2]18</sup>。阿固脚在诗人看来是一片圣土,在这里诗人与祖辈“脚对脚睡觉”,兵荒马乱的年代他的祖辈在这里死去,这是他试图遗忘又刻骨铭心的精神归

属地,阿固脚的另一头是彝人的火藏地诉诺勒拖,他说他仿佛还在昨天,看见一帮彝人盛装而出在祭奠一个彝人。诗人站立在阿固脚街子上,脚下埋着他的祖先和信仰,身旁是熊熊燃烧的火塘。这里的土地连接着诗人与祖辈的血脉,不断勾起诗人对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想象。此外,“瓦布注街”“扯羊拉达”“拉布俄卓”等地名象也是俄尼·牧莎斯加诗歌中常常出现的意象,他们构成了诗人认知和建构身份话语的基点。只因诗人心中的土地凝结着足够多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族群文化。

当今世界,全球都在面临“认同危机”“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sup>[4]</sup>。身份认知的过程实质是一个根据当下重构往昔的过程,在时间历程中变得模糊、碎片化的过往在个体唤醒的记忆中逐渐清晰。俄尼·牧莎斯加意识到民族文化中的“异域”色彩正逐渐走向同质化,对此,他在忧郁着哀悼的同时将富有彝族情调的意象融入诗篇里,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诗意化,以此唤醒记忆中的文化来建构逐渐模糊的身份,因而身份的认知与建构便成了其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审美理念。

## 二、碰撞与融合:多元文化的认同

在对他的认同中,文化认同是最真挚,最深层的认同。这种认同“在与共同的语言、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地理环境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它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共同性的一种确认”<sup>[5]</sup>。多元是指不同种族,民族和信仰背景的人在共同社会框架下共存的状态。俄尼·牧莎斯加在一个汉、藏、彝共同杂居的环境中长大,他在接受彝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沐浴着其他民族的文化 and 习俗,尽管诗人在为民族文化的淡出哀婉地歌唱,但是面对他者文化并非持排斥的态度,而是建构自我身份的同时也在肯定和认同他者及文化,因而俄尼·牧莎斯加在诗歌里构建了一种多元文化认同的大格局文化观。

《阿固脚·回龙的街上》一诗中,诗人说彝人太多的缘故,汉人同别处的汉人不太一样,只保留了一点汉语;同样,汉人太多的缘故,彝人也不像别处的彝人,他们只保留了点彝语。在诗人生活的环境里,彝汉两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达到了不分你我的融合,文化的交融不可能一蹴而就,碰撞后需在长期的互动和交往中磨合才能够彼此适应,诗人感受到了彝汉两族在长期的磨合中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在混杂文化环境中体现出

文化共享的喜悦,因此,面对汉彝语言的融合诗人内心觉得“这些人一样的可爱”。另外,在《汉嘎》一诗中诗人深情描绘道:“我娶了一个汉嘎媳妇,真的……/一如我从小就是受到的汉文熏陶/她是汉族,但是她在我们家/行走自如,完全是自己的家一样/”<sup>[2]56-57</sup>。“汉嘎”即彝语里的汉族之意,诗人用朴实无华而溢于言表的喜悦为自己娶了一位汉族媳妇而骄傲。彝族传统婚俗实行森严的族内通婚,等级论婚嫁和严禁族际通婚的婚姻习惯法。跨越民族的婚姻不仅不受到祝福还会受到家庭乃至家支人员的严厉惩罚,甚至可能会被逐出家门。因此,“两族群体成员对两族个体的通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作体现两族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族际通婚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重要尺度”<sup>[6]</sup>。俄尼·牧莎斯加能够跨民族娶到自己心爱的汉族姑娘不仅因为自身从小受汉文化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在国家极力倡导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彝汉文化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诗人抛开了约定俗成的民族婚姻观念,勇于追求婚恋自由与人生幸福。且把《汉嘎》这首诗放在了诗集《命运》里,在持万物有灵观的俄尼·牧莎斯加看来跨族婚姻所带来的惊喜似乎是“命运”安排。可见,诗人并非一味拒绝外来文化,闭门造车,而是积极接受文化的交融所带来的正面的价值观的指引。

阅读诗集《命运》不难发现诗人常常使用“水”“河”“江”“母亲”等关于“水”和“水性”的名词,最明显的是在《祖国江河》这一组诗里诗人以慷慨的笔墨深情歌唱了象征中华古老文明的长江和黄河。《长江:我永生永世的母亲》里写道:“不为了什么,我亲爱的母亲/仅仅为了雨丝停了还会倾洒/象鲜花谢了还会开放/亲爱的母亲,而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比如,为了了却对您的热爱。”<sup>[2]140-141</sup>。诗人把长江喻为自己的母亲,面对长江奔流千年也不知疲倦的气度,诗人的内心也被激发了“上路”的决心。同样,《黄河,我高高在上的父亲》里说:“还给贪心懒惰的子孙/贪生怕死的子孙/仁慈善良的子孙/勤劳勇敢的子孙/流离失所,家破人亡……”<sup>[2]143</sup>“谁曾跃马扬鞭/谁曾放牧历史父亲,高高在上的父亲/您一定了如指掌/除了祖宗炎帝与黄帝/还有谁?在子夜里”<sup>[2]144</sup>。面对黄河的磅礴气势,诗人为自己是“贪生怕死”“贪心懒惰”的子孙的一员而惭愧,为黄河般的“勤劳勇敢”而高歌,可见此时的诗人忘却自己少数民族的身份而陶醉于华夏历史与文明的源远流长,他对自我的认知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同祖国江河的协商与融入中不断形成新旧文

化身份的转换更替。长江与黄河是中华古老文明孕育和生长壮大的圣地,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二者一同代表了我国文明的核心内涵。诗人之所以将长江和黄河比作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命题的强烈认同。他在诗中不止一次强调自己的彝族身份,但同时又实现了对这一身份的超越,这一点我们在《倾听中秋》和组诗《天地的琴键》中亦能够看出,《倾听中秋》里中秋夜对阖家欢乐,悲欢离合的感慨是对汉文化传统习俗的认同与归属,《天地的琴键》中诗人游走于历史名迹莫高窟、敦煌山庄、鸣沙山、玉门关和汉长城,也陶醉于雅丹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兵马俑等祖国大好山河腹地,他也亲切地称呼路途中的异国客为“美国朋友”,并与他们相谈甚欢。俄尼·牧莎斯加自称是鹰,站立在时代脉搏和天地琴键之上,看见“东方巨人”在奋起,不仅诗人的脚步踏出了土生土长的大凉山祖籍地,灵魂深处也具有多元文化的大格局视野与心胸,在祖国山河与国际友人的面前他有的是欣喜和强烈的归属感、自豪感。

俄尼·牧莎斯加的诗歌谱系里总是蕴藏着一种多元文化的认同意识,这种意识来自诗人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去吸收和消化人类文化,他对多元群文化的凝视,给予当下多元民族的生存与前进一种文化上的想象和参照,建立了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诗学审美。

### 三、批判与自省:生命意识的思索

生命意识的思索始终贯穿于俄尼·牧莎斯加的诗行里,他热衷于不断探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意识是“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具体体现为生命体验、生命思考、生命策略与生命关爱等等”<sup>[7]</sup>。不同于尼采哲学上“超人”“强者”的生命意识观,亦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中对生命的迷惘与孤独的感慨,俄尼·牧莎斯加的诗歌立足于很高的维度来凝视人的价值与情感命运,体现出一种悲悯的人文情怀和博爱精神,他从自我与民族的生命感知里进行生命意识的探索与追问。

学者罗庆春曾言:“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是在用现代科学精神去艺术地折射本民族原有的宗教精神和这一宗教精神所统领下的民族文化实质企以达到变革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和生存发展的理想目的”<sup>[8]</sup>。言外之意即当代少数民族诗人是在以一种理性和批判的眼光来反思和重构本民族文化,俄尼牧·莎斯加正是将生命意识的诗学理念融入

民族传统文化视野下来思考和重构的。在《恩体古兹》(天神)中诗人写道:“众位爱神,众位爱仙/不忙惊慌,也不要无动于衷/鱼儿不跳跃岂能喝得到水?/蜜蜂不忙碌何以采到甜蜜?”<sup>[2]63</sup>恩体古兹是彝族神话里统领天界的神,诗人借他之口对不思进取,懒惰平庸的生命惰性提出了批评,警告世人奴役他人,衣来伸手的时代已远去,平等的年代一切都得靠勤劳和努力。《杜木惹牛》中说:“宽敞的大地终有尽头//生命的诞生必有终结……平凡就是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平凡不会好高骛远,平凡好/平凡不会贪德无厌,平凡好/平凡使人常有一颗自明的心/平凡使人百倍珍爱现实的客观/而我辈神灵,供人尊崇/居高自傲,桀骜不驯/自食其果也就自有应得”<sup>[2]65-66</sup>。在诗人看来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万人供奉,而在于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力所能及的平凡亦好过万人之上的华而不实。此外,诗人借助英雄神、忠诚勇士神、寿星神、猎神,战神等众神之呼吁人们真实而坚强地活着,热爱和平而尊重自然地活着,他反对破坏自然规律而去追求永生不死,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敷衍和欺骗。当代许多诗人对“试验田”式的诗歌写作趋之若鹜,俄尼·牧莎斯加却在自己的诗歌世界里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艺术国度,始终不渝地向往着真善美的世界,谴责和批判对生命、真理和善良的违背行为。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中享乐思想,奢靡之风的反叛与反思,是一种追求尽我之能,积极入世和生活的生命策略,是深沉的大爱情怀和人类命运担当的博大胸怀的体现。

探讨生命的终结并非消极厌世,而是为更好地活着,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真谛。如施太格缪勒所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那样把人从他的日常性(平庸)中抛出来,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那样使人意识到他的有限性,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那样提高人对实存的投入(即昂扬地进入生活)的必要性的认识”<sup>[9]</sup>。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人生因死亡而增添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但也是死亡促使人练就珍爱和探寻生命意义的本领。俄尼·牧莎斯加在《亡灵的诗篇》中表达了对死的豁达和生的眷恋,“生命的终极/回归/一片/空白,毫无玷污的空白/尽管曾经沉溺/悲伤/欢乐/永恒的,无法更改的/日出又日落/生临又死亡/但心中必定会有/一点点的依依不舍”<sup>[2]114</sup>。在彝族人的传统观念里,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灵魂离开肉

体的结果,死亡是一种回归灵界“兹兹普乌”去同祖先相聚的归处。他们尊奉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死观,认为毫无限制的繁衍与长生不死的追求是对万物规律的破坏。俄尼·牧莎斯加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死的“永恒”是一种对人间真理的沉思,而从“依依不舍”可知即便诗人正视生死的自然规律,但他依然乐于生活,热爱并尊重生命。《活着》里说:“我们一定要相亲相爱/含着眼泪,尽管我语无伦次地说出/我们活着,但阿嫫走了/我们活着,但阿达走了”<sup>[2]42</sup>。诗人既不谈死亡的伟大悲壮,也不将生命视作低微、无足轻重的存在,更不逃避和畏惧生的终结。阿达和阿嫫走了,诗人悲痛但并不陷入绝望,生命的有限性让他更加懂得珍惜生的可贵,他选择和家人“相亲相爱”地活着以体现对生命的尊重、感恩和延续。在《奇迹》中诗人说:“儿子啊,你会传承有我的身上延续的家谱/女儿啊,你要继续为着异姓的人员服好务”<sup>[2]53</sup>。这里,诗人以临终者的口吻忠告后人延续家谱和为他人服务,这不仅仅是对生命存在本身的留恋,更是体现了一种生命的责任意识和大爱情怀,因为对于一切他始终是心怀感激的,感激生命之中及之外的一切。

亲人的逝去和生命的短暂让诗人更加珍惜生命,对死的豁达和生的眷恋所折射的是诗人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在他看来生的意义在于责任和奉献。俄尼·牧莎斯加诗歌中展现的生命意识,不仅是我们通往他诗歌世界的一个途径,同时也是获得他的诗歌灵魂内核的根本所在。

#### 四、结语

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史上,俄尼·牧莎斯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彝族诗人,其诗歌谱系依赖于坚固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他通过个体生活的体验和追溯,“把民族文化的爱升华为一种使命与责任,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救赎”<sup>[10]</sup>。诗人在民族文化的追忆中重温 and 强化他的民族身份,但他的诗歌写作显然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文化蕴含而体现出一种多元文化的大格局观,他热衷于追求全人类所共同信仰的真善美,这种追求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之上的对生命的热爱、尊重和生命价值的肯定。因而,身份认知,多元文化的认同和生命意识的探索就构成了俄尼·牧莎斯加诗歌审美理念的三个主要维度。

(下转第 106 页)

称评定、教师奖励、绩效考核等多方面、全方位公平、透明的机制。

#### 参考文献:

- [1] 萨米.世界一流大学:挑战与途径[M].孙薇,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59-60.
- [2] 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钟正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9.
- [3] LIEBOWITS S J, MARGOLIS S E. Winners, losers & microsoft: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in high technology [M]. Oakland, C. A.: Independent Institute, 1999:32-36.
- [4]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EB/OL].(1985-05-27)[2020-03-28].[http://www.jyb.cn/china/zhbd/200909/t20090909\\_309252.html](http://www.jyb.cn/china/zhbd/200909/t20090909_309252.html).
- [5] 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EB/OL].(2012-06-14)[2020-04-10].[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238967.htm](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2/content_2238967.htm).
- [6]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2015-11-05)[2020-04-1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
- [7] 谭光兴,王祖霖.处境与策略:“双一流”战略背景下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8):53-58.
- [8] 董云川,张琪仁.动态、多样、共生:“一流学科”的生态逻辑与生存法则[J].江苏高教,2017(1):7-10.
- [9] 吉本斯,利摩日,诺沃提尼,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文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5.
- [10] 孙敬霞.工科类地方本科高校教师发展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6.
- [11] 教育部.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EB/OL].(1999-08-16)[2020-04-11].[http://www.moe.gov.cn/s78/A04/s7051/201410/t20141021\\_177417.html](http://www.moe.gov.cn/s78/A04/s7051/201410/t20141021_177417.html).
- [12] 曾婧.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师队伍转型发展实践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9.
- [13] 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EB/OL].(2019-10-08)[2020-04-11].[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11\\_402759.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tdsourcetag=s\\_pcqq\\_aiomsg](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910/t20191011_402759.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 [14]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2015-11-05)[2020-04-1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
- [15] LEWIN K.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1:5-15.

(上接第 96 页)

#### 参考文献:

- [1] 耿占春.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论吉狄马加的诗[J].文学评论,2008(2):85.
- [2] 牧莎斯加.命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
- [3] 陶东风.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J].思想文化,2010(9):70.
- [4]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
- [5] 史炳军,马朝琦.危机与回应:和谐社会的文化认同[J].社会科学家,2006(5):52.
- [6]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66.
- [7] 杨守森.生命意识与文艺创作[J].文史哲,2014(6):P98.
- [8] 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C].上海: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27.
- [9] 安孟希.生命诚可贵[J].书屋,2002(6):33.
- [10] 阿牛木支.彝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与重塑——读俄尼·牧莎斯加的散文诗集《女妖》[J].凉山文学,2007(3):58.